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西晉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十二

孫楚 字子荆太原中都人資孫歷馮翊太守

為石苞與孫皓書 苞魏時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撫淮南文帝為相國輔政遣符劭孫郁使吳楚方参鎮東軍事苞令楚作書遺皓劭等至吳不敢為通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

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絶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

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臨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内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鋭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兇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

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罙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

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窮虢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内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漸而裴回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蜚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

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

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兖豫爭馳入衛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

圖惟所去就 文選由興晉書作由生事勢作事要陷作惟固知作故知天下作帝者公孫淵作

昔公孫氏盤桓作游盤交疇作交酬言乎作言于用足作之力陵轢作轢轢一震作斃鳴然後作於是遠迹作

遠近咸安作大安民庶作衆庶遂隆作以隆先主作先祖荆州作荆楚播潛作潛播丘陵作山陵迄于作迄茲

二邦作兩邦江介作江由而姜維作則姜維五千作六千後事之師作後事之表內向作內附毛羽作羽毛却

指二句作却指山河自以為疆虎臣武將作武臣猛將修造作興造盛作殷盛之謂作之師主上作主將電邁

作電發審識作審勢往告作往昔永為二句永為魏藩豈功顯報若侮慢不式作若猶侮慢未順風從作從風

雍益作雍梁爭馳作爭驅虎步作武步六師作六戎流星作星流游龍作龍游居覆作淪覆良以作良助治膏

育二句作療膏育之疾決狐疑之慮必作如其猶豫迷而不反因作死也作矣 作亦如其二句晉書無伐樹

四句

薦傅長虞牋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絶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藝文類聚

謝賜鄣日牋

大恩賜鄣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六劒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太平御覽

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邪

與董京書 京初與隴西計吏至洛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楚時為著作郎數就京語復遺之書京答以詩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諫武帝賀龍見奏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

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濵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并晉書

九品奏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寘兮陶治衆有並太平御覽

反金人銘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

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奥而不鉤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自拘廣庭終身乂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

頷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藝文御覽合補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氣文為辭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秘書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

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縉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憖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鴈門太守牽府君碑 御覽牽招碑 藝文合補

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友有橫波截流拊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乎季孟之間君體

德允直才量高傑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
鴻翼於衮塵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
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
廹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掩耳目也
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銘曰烈烈君
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
臨危運奇在難匪從廻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隆賊海
岱以平剖符千里為國干城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梁令孫侯頌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陜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

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並藝文）

八賢吳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徵玄覽幽窮觸類應機

八賢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讎駿奔從糾塊為纍囚沐浴西郊鸞飛詹止（並初學記）

顏回贊

束身厲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川成丹應侯無良𧴗子入關噭噭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

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遘疑一朝書叛

樂毅贊

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旌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止以保皓素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始矯其慣近失自然

榮啓期贊

榮公温雅既怡既懌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肴壽無疆惟德之宅

原壤贊

壤之軸張絶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奥聖以之臧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顔豐下瞿於懷抱暮春而育孟

冬而天二十三旬竒於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冲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熀熀春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暫有冥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死尚二句上下有脫

胡母夫人哀辭

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栽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彪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遘兹良會豈惟中饋義形於外恒憑賢明以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華茂二句上下有脱

藝文並

王驃騎誄

逍遙芒阿闔門下帷研精六藝採賾鈎徵

論屈建文

加籩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旣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闕奪平素之欲建何忍焉

祠介子推祝文

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儲

鷹賦序

郭延考與余游其後從者韝二鷹以侍側郭逸人也好

弋獵顧眄心欲自娛樂請余爲賦（並太平御覽）

杕杜賦序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云爾（並藝文）

故臺賦叙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名公

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水經注

楊珧字文琚弘農華陰人太傅駿弟位尚書令衛將軍坐駿事誅

馬隆將士加賞駁涼州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珧駁乃從珧議

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

自申表（武元楊皇后甍復以珧兄駿女繼是為悼皇后初聘后珧表從之珧歷衛將軍固求遜位後竟從駿死）

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

楊濟

（字文通駿弟有儁才為太子太傅數諫駿不用廢於家駿誅見害）

與傅咸書

（咸為尚書左丞以司隸荀愷赴從兄喪乃造太傅楊駿叅奏駿意不平欲出咸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咸答之　尺牘作王濟非）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

傅咸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

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晉書

答李斌書此即論前事也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顧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

又與傅咸書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為怛然相念杖痕不奈風

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穌治瘡急痛故寄往之穌一作酥

傅咸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受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屏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據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並傅咸集

趙休

諫用三楊書駿及弟珧濟以后家勢傾天下有三楊之號右軍督趙休上書

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而天變屢
見臣竊為陛下憂之

曹志（字允恭魏陳王植之子封濟北王入晉降鄄城縣公歴散騎常侍）

齊王攸之國議（齊王將之國博士秦秀等以齊王宜内匡朝政志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時為國子祭酒奏議坐免官）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
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
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
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
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
後事難工榦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
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盤石之
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
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没其身周漢能分

其利而親疎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晉書

肉刑議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作曹彥今從藝文作志御覽為詳參入彥有肉刑議見東晉

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制黥刖見者知

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尚不致死無妨産育苟必行殺以止殺為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大君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不寧輕積殺是以為上寧寛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希止禁刑書鞭杖為治也肉刑於死為輕減死五百為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為非所謂相濟經常之

法議云不可或末之喻也亦足以畏作聞者多服藝文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歷襄城太守高密王征南司馬遇賊戰死

圍棊賦序藝文類聚

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游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仕魏侍御史入晉賜爵關中侯歷御史中丞侍中

論宜敦禮讓表峻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是時風俗趨競禮教陵遲上疏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懐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恱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

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

在叔孫之後葢公之賤而曹相謟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禄於時以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獘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

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報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

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

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弃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書

祖德頌藝文類聚

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生天難忱斯駿

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徳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剎亂難起蕭墻政由豎宦監彼天青我不干時縱徳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兹垣墉曾孫篤之永世悠同

庾龗字玄默太僕嶷之子峻從兄弟見庾氏譜

大槐賦序

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於嵩嶽之下而植斯樹焉遂作賦藝文類聚

庾敳字子嵩峻第二子歷遷吏部郎東海王越軍諮祭酒為石勒所害

幽人箴藝文作庾凱幽人箴按隋經籍志晉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舊唐經籍志作庾凱列西晉藝文亦出唐當是誤敳為凱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㚍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玅膏厥美有腴韓信躭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

安罷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羲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瞰晃

庾純

字謀甫峻之弟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尚書拜少府

自劾表

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以此相譏及行酒充不時飲因致忿爭充上表解職純上印綬自劾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典禮正其臧否何曾等議武帝復下詔

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呵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烏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

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杜氏通典奏云而臣不惟生育之恩愉情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臣謹按河南尹關內侯庾純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以劾請臺免官廷尉理罪大鴻臚削爵土謹遣丞臣韓徽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伏請罪誅

武帝詔

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叙著溫克之德記沉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

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竇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

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等

庾純不求供養議

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

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

司徒石苞議

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

司徒西曹掾劉斌議

敦敘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

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猶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

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通典奏曰純有一兄二弟在家

河南尹功曹史龎札等表

臣郡前尹關内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典禮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

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駮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為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竝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聞知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

為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為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

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
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令父母年過八十聽
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
内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
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諭不聽國
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虚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
歸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
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

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議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

武帝下詔

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

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

庾旉字允臧純子歷國子祭酒

諫齊王攸就國表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旉草

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䂮等奏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

劉頌又奏冑等大不敬棄市論尚
書夏侯駿等爲駁正下詔除名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竝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蹟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

司空及名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謗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

尚書朱整褚䂮等奏

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

武帝詔

旉等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旉是議主應為戮首但旉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

秀珍夷等竝除名竝晉書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為博士前後凡二十年

何曾謚繆醜公議武帝不從策謚曰孝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胄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邵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

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

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益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

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

賈充謚荒公議詔謚曰武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后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昬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充立韓壽子為後

論王濬平吳功奏濬有平吳之勳為王渾所譖毀武帝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怨秀上言

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

能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歷魏興太守

追理鄧艾疏灼初為鄧艾鎮西司馬從艾伐蜀有功累遷議郎艾以反族誅武帝即位上疏理艾帝省表甚嘉其意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

恳矜功伐善而不能恊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輙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觧狄道之圍圍觧留屯上邽承官軍大

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

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以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

懷惡心卽當誅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
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
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
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
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
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
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
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

定謚死無所恨赦寃䰟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狥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

陳時宜書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

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

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衞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吕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

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為泰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焉聞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絶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

又陳伐蜀功賞奏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茍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荊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

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賞

假還上表 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官孤乃取長假還鄉里臨行遣息上表帝覽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況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

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禄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尫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蚤亡隕

兄弟竝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懐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

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寛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鑑也孟子曰堯不能

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矦朝覲者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竝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

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

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魏文矣故宜資
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
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闚闟逋逃之所
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
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
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
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竊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

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恵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歴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

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亶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懇臣狂亶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輙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欵遺息穎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

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

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邱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逄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旣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旣衰諸侯竝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

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強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邱胡亥乘虐用詐自媟不

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旨二世窮廹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

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葢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敺魚者獺也為藪敺雀者鸇也為湯武敺人者桀紂也漢高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敺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

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菑人事
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菑患則
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乗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
衢令漢祚中絶也禹佞諂不忠挾懐私計徒低仰於五
侯之間茍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劒
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
以為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
急烹之雲攀殿折檻辛頼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

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内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

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廣信實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懐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

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怨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

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亶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為平亶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竪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禄恐為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

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

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篳門蓬户之士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

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皋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輙

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度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奬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

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竝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幷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矦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耶則放勛欽明而

有丹朱瞽瞍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公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竝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泰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

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懐慊慨自忘輕賤者也並晉書

西晉文紀卷十一